

陈行甲：用真情文字触达读者内心

□本报记者 张君成

“你好，我是陈行甲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的男声，不疾不徐。当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说明采访来意时，他笑着说：“这两天时间都被占满了。”但很快补上一句，“别急，我到时候抽出时间来完成采访。”依旧是那个有温暖态度的人。这个态度，在他的作品《在峡江的转弯处：陈行甲人生笔记》（精装修订版）中体现得尤为清晰——既温柔地看待人心，也坚硬地剖析现实。

转弯，与世界建立全新连接

“我确实经历了几次大的‘转弯’，但如果有什么东西一直没变，那就是我内心的杆秤——良知。”从湖北省巴东县委书记到深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，陈行甲的人生几度转身，也都由内心驱动。这份自觉，贯穿于他的文字中。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不是讲胜利者如何一步步攀上高峰的荣耀日记，而是一个“身上插满箭”的人，用写作一点点治愈的过程。他在书里揭开旧伤，只为证明“伤口是可以愈合的”，这是一种希望的传递。

“对我来说，所有‘转弯’的抉择逻辑其实很简单：听从良知的召唤，守住内心的安宁和人生的根本。”他说。他将这本书视作一份个人史的切片，也是一份交代，向过往的自己郑重告别。

因此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的写作对于陈行甲来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，清晰地令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。“更重要的是，这是我尝试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全新连接的开始，是纯粹基于行动、思想和情感的连接。所以，它不是终点，而是我人生下半场起跑的前几步。”

遇见，因真实而得到回响

“这位大哥，你是我书写作生涯得到的最高褒奖。”这是陈行甲在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新书分享会上，将亲笔签名的书递到读者刘诗利手中时说出的那句话。旁人或许觉得这只是场面话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是从灵魂深处长久呼唤而来的回响。

59岁的刘诗利，来自河南濮阳，初中毕业，当过几年民办教师，后来因家庭负担辞职下田，又辗转成为一名建筑工人。他住在北京马驹桥附近的小旅馆，空闲时爱去书店看书。那天，他只是像往常一样进了书店，没想到走进了陈行甲的新书分享会现场，也走进了一个写作者最柔软的内核。

“遇到刘诗利大哥，是我写完这本书后，生活给我最好的礼物。”陈行甲的这番话，源自刘诗利以最质朴的方式，回答了一个一直在陈行甲心中盘旋的问题：他的努力，他的坚持，究竟有没有抵达该抵达的地方？

“我来自草根，这么多年我努力的初衷，是为那些沉默、辛劳的大多数而服务的。刘诗利大哥就是他们最生动的缩影。他是一个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普通人，却在劳作的间隙阅读我的文字，这是我的书写作生涯中得到的最高褒奖。”陈行甲说。

“唯有真实，才有力量。”陈行甲说。他不是以“过来人”的口吻讲述经验，也没有在书中修饰自我形象，而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，让读者靠近事件的脉搏，听见那时的呼吸与心跳。

因此当刘诗利站在陈行甲面前，用淳朴敦厚的声音说出他的故事时，陈行甲感受到的不是见到粉丝的激动，而是一种“回响”：他的文字穿过了壁垒，抵达了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。“刘诗利大哥看着我，眼神比任何荣誉证书、任何赞誉都更具分量。他确认了我的写作不是孤芳自赏，我的坚持不是一场空洞的表演。刘诗利大哥的认可，让我写作的目的得到了坚实、温暖的印证。”

写作，一座传递温度的桥梁

写作后，陈行甲对于阅读的感受也有了变化。他坦言过去自己像很多读书人一样，可能在潜意识里觉得，阅读和写作是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的雅事，其价值在于思想的深度和文字的精致。但接触到更多普通读者后，陈行甲彻底改变了看法。“我意识到，写作者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之一，是成为一座‘桥梁’，一座弥合信息鸿沟、传递社会温度的桥梁。我们的笔，应该伸向更广阔的土地和更默默无闻的人群。”

由此，陈行甲对文学价值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。在他看来，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塑造审美和思想的象牙塔，更在于它连接和赋能的社会功能。

“一部好的作品，能让一个在工地打拼的农民工感受到尊严和理解，能让一个身处困境的母亲找到力量和共鸣。当文学能够实现这种跨越不同群体的共情时，它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。”陈行甲如是说。

陈行甲如今投身公益，这也是他探索“智能向善”的动力之一。要让知识与阅读真正走进“刘诗利们”的生活，他认为关键在于两点：“真诚的内容”和“创新的桥梁”。

首先，内容必须是真诚的，要带着泥土的芬芳和生命的温度。“刘诗利们”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，他们能轻易分辨出什么是无病呻吟、什么是真情实感。他们需要的是能与他们自身经历产生共鸣的故事，是能给他们带去力量和慰藉的真诚表达。所以，写作者必须敢于“用生命写作”，把自己的血肉和情感揉进文字里，这样的知识才是有力量的、可亲近的。

“其次，我们需要搭建更多创新的‘桥梁’。对于劳累了一天的‘刘诗利们’来说，我们不能只期望他们‘走向’知识，知识更应该主动‘走向’他们。”陈行甲深知，像刘诗利这样默默劳作却渴望知识的人，正是他长期写作和公益实践最希望抵达的对象。当写作不再停留于书页之间，而是真正走进了一个人的生命，这份连接便有了意义。对此陈行甲表示，在今天，更重要的是利用科技的力量为知识插上翅膀，比如通过有声书、短视频、公益直播，甚至是AI，让知识真正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

陈行甲 创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，致力于开展公益创新、大病救助、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育关怀、防灾救灾等方面的公益项目。现为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、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理事长、深圳特区社会工作学院特聘教授。著有《在峡江的转弯处：陈行甲人生笔记》等作品。

周晓枫：以孩童般发现力去观察世界

□本报记者 李婧璇

周晓枫的散文有味道，周晓枫的童话值得品。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打小立志成为作家的周晓枫，告别电影策划、文化编辑等行当，将自己的赛道终于转换成“专职作家”时，有种说不出的轻松、解脱乃至心安。

“好的写作，一定离虚荣更近，离诚恳更近。”这是周晓枫多年来所秉持的创作理念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提升，市场上涌现了大量情绪管理类童书，自言刚刚学习写绘本的周晓枫推出了“做自己真好”系列绘本之《小狼小狼几点啦》和《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》，传递“接纳自我、勇敢成长”的理念，为当代儿童及家庭教育注入新的思考。

收获成长与力量

“孩子们小小年纪，却各种焦虑不断，有感于此，我创作了‘做自己真好’系列绘本，希望以故事来分担孩子和家长的心理压力。”谈及创作初衷，周晓枫直率地对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说道，希望这两本书能为自卑的孩子、焦虑的家长带来一点心理的安慰和帮助，“充分的自信匹配微量的自卑，或许就像充足的阳光和偶尔的雨……两者结合，才健康而可爱。”

不仅是“做自己真好”系列绘本，还有《小翅膀》《星鱼》《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》等童话，周晓枫进军儿童文学创作领域，收获的不只作品，更有新的成长和力量。“有时候，成人很难换位思考。”她举例说，家长经常抱怨孩子买玩具，新鲜几天就完了，这跟自己买新衣服喜欢几天又束之高阁，有什么两样呢？“如果我们不是特别苛责孩子，孩子也能受到影响，继承或遗传到这份宽松或者豁达。言传身教，有时‘身教’比‘言传’更重要。”

一本优秀的图画书需要文字创作者和插画作者的双向奔赴和配合。周晓枫以“做自己真好”系列绘本创作为例，感叹道：“正是插画师的帮助，才使绘本故事具有风格。”她表示，插画师吕秋梅在《当食蚁兽去找食铁兽》里设计的形象很有趣，仁人爱物则为《小狼小狼几点啦》设计了许多丰富细节，使故事情节更饶有趣味。“绘本与以文字为主体的童话不同，如果没有插画家的创意努力，就不能成立。”

正向反馈是创作动力

众所周知，周晓枫是写散文“出道”的。她曾被文学评论家誉为“散文家中的散文家”，那她又是如何一个猛子“扎”进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呢？对此，她笑着说：“是为把当初说出去的大话圆回来，才提笔创作儿童文学。”

年轻时，周晓枫有次担任一个奖项的评委，偶然让她萌生出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念头。之后，周晓枫写了个开头，便将

这件事抛诸脑后。后来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出版儿童文学专号，拉周晓枫兑现当年的承诺，便有了《小翅膀》。

这部源于周晓枫童年怕黑经历的童话，周晓枫写得顺利，也让她收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“正是这些正向反馈，让我有动力继续写下去。”

但现在回头看，周晓枫非常感谢做儿童文学编辑8年的那段经历。“20多岁还在读童话的我，相当于‘推迟发育’了。”周晓枫笑着说，“这样的好处是在于看世界的眼光不太一样，会有一种孩子似的发现力。”直到现在，周晓枫都特别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，“错过动画片比错过故事片遗憾得多。”

谈到散文创作对于自己童话创作风格的影响时，周晓枫表示，散文写作是更勇敢、更真实地呈现自己，“我特别愿意把散文的真实尽可能带进童话里。而童话需要情节的推动、人物的合理性，需要场景感，这有助于散文的肌理发生变化，有血肉，有呼吸，质感上更鲜活。二者是相互帮助的，虽然每次转化的时候我有变频道的吃力感，但我接受这种不平衡。”

保持探索的勇气

“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，我不断溯流而上，去发现蕴藏在天真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，为此我对命运深怀感激。”周晓枫表示，自己手里已经完成了数个绘本

故事，“其实我还有许多创意和想法，反正我也不着急，慢慢想，慢慢写。”

当下，周晓枫正忙于一篇奇幻文学创作，“这个作品有童话色彩，但不完全是，我不回避成长甚至成人世界的残酷。但有些超过自己的写作能力，所以行进艰难。”周晓枫自言，对虚构类文体，自己一直不能做到自如发挥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始终明显。

从2月底动笔，到现在5个月时间，周晓枫说自己磨磨蹭蹭写到8万字，而且还不是成稿，里面的窟窿不少，“就跟面对考卷似的，不会做的题跳过去，可边写边心虚，看不到海岸的来路和灯塔的未来，又能怎么办？”周晓枫不失幽默地说道，自己正在黑暗波涛之间继续划桨，努力自救。

“作品预计十几万字，跟传统文化有些关系，跟敦煌也有些关系，但这种关系不是历史和学问意义的捆绑。”周晓枫一直认为，对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尊重，要活学活用，“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们当作博物馆里的文物隆重地搬来搬去，仅限于物理意义的移动，就很难产生直接而真挚的情感联系。创作者如何在充分尊重传统的情况下，在具体与个体的创新中保持活力？这对我来说是格外艰难的考验，我希望自己不失探索的勇气。”对于创作中面临的困难，她表示，“我喜欢挑战创作上的难度，哪怕冒着受挫的风险；我愿始终保持对文学的敬畏，并在每一部作品中付出切实的努力。”



周晓枫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斑纹——兽皮上的地图》《收藏——时光的魔法书》《你的身体是个仙境》《靠天使》《巨鲸歌唱》《有如候鸟》《幻兽之物》等，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等奖项。出版有童话《小翅膀》《小门牙》《小酒窝》《星鱼》《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》《我的名字叫啊吨》等，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。

冯杰：听太行山风声 写红旗渠故事

□本报记者 吴明娟

由李东华主编的“我的美丽乡村丛书”中的《石头的歌唱》，是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、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。该书由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冯杰创作、大象出版社出版。在冯杰看来，这本儿童小说算是为大象出版社“量身定制”的一本“小盆景”。

置身山中感受真挚情感

两年前的初春，冯杰和民俗学者孟宪明一道，在大象出版社同仁们的陪同下，到太行山林州红旗渠调研。“那时新年刚过，春寒料峭，我置身太行山中，感觉焕然一新。”冯杰回忆道，在林州的几天里，他们马不停蹄，除了见到红旗渠实地、红旗渠纪念馆，还见到了当年红旗渠建设的参与者、见证者，“伴随太行山上的风声，听到许多前所未闻的大山里的故事。”

冯杰是豫北人，对红旗渠并不陌生，在豫北南太行，他属于一位一直在写“北中原”的作家。“林县人民因缺水修建红

旗渠的故事我小时候听大人讲过，上学后在课本里也读到过，后来多次来红旗渠参观、旅游。”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时，冯杰坦言，“红旗渠工程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，那个时代许多行动也许都不可思议，在孩子们看来，当年的红旗渠故事更像一个老人讲述的遥远的梦。”

红旗渠总长度1500公里，它给林州带来的不仅是甘甜的渠水，还带来渠水之外的更丰富的精神内涵。谈及红旗渠，冯杰尤为动容。

采风时，冯杰一行经常见到当年县委书记、县长的后人们。当年县委书记的儿子杨志勇对他们讲了修渠时的许多往事，他说在60多年前修渠的那些日子里，自己几乎没有见过父亲，都在工地上。自己想喝一碗“好面糊”，还得在妈妈面前假装生病，但使用几次就不灵了，每天饿得只好去“抠墙皮”吃。冯杰问：“啥是‘抠墙皮’？”回答说：“就是吃墙缝里面带咸味的干苔藓。”冯杰从听到的这个细节里，感受到林县人民修渠的执着，又延伸到当时那个年代官民

干群之间的情感。

笨方法垒就“文字的盆景”

对于河南作家冯杰而言，几十年来，有几个固定的题材一直在反复挖掘、打磨，不断衍生出来影视、戏曲。红旗渠题材算是其中之一，在冯杰眼中，红旗渠题材犹如一块“太行山岩”。如何将这座精神山脉锻造成新时代的铜锭，是摆在“文字工匠”面前的锻造课题。

在小说《石头的歌唱》的具体写作里，冯杰首先做到的是“躲避”。“尽量不去写那些被多次写过的。”冯杰从一种“红旗渠微观史”进入，从一个孩子的童年视角开始，重新书写红旗渠。

《石头的歌唱》是一个关于“寻找”的故事——寻找当年的工具器物，是在今天寻找过去，孩子寻找老年，早晨寻找黄昏。“情节表面上是一个寻找一个旧器物，在当下去寻找消失的故事，要是从象征上而言，这未尝不是去寻找我们曾经遗忘或者丢失的某些东西。”冯杰说。

冯杰在书中，尽量有距离地去远离红

旗渠本身的那些熟悉的故事。他认为，过往的故事只能作为背景铺陈，主要还是要书写今天，书写昔日渠水流到尽头的那些人和事。

在《石头的歌唱》这部书里，冯杰倾向于除了给孩子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，还要有符合儿童时代的特征，要有童趣、童味，增长常识，熟悉乡土这些主题之外的元素，更要有主笔之外的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“闲笔”。这是冯杰在创作这部儿童小说过程时的心得。他也表示，在当下这个已经进入可以AI写作的时代，自己还是用笨办法来搬就太行山的石头，来垒就了一座“文字的盆景”。

“我想到大画家毕加索晚年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：我一生都在学习孩子们的绘画。”冯杰认为，儿童文学作家也需要用一生向孩子们去学习，儿童文学不仅是用手写出来的，也是用脚走出来的。去感受红旗渠的水声，能去听太行山的风声，这比面壁显得要更生动。“《石头的歌唱》这本小书算是我交上的一本‘作业’。”冯杰说。



冯杰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诗集《一窗晚雪》《布鞋上的海》等，儿童诗集《在西瓜里跳舞》《宝石蜜城》《一朵花就是一座果园》等，儿童小说集《石头的歌唱》《飞翔的恐龙蛋》《冬天里的童话》等。